



朝天门的队伍叫“老白龙” 东水门的叫“黄辣丁” 海棠溪的叫“乌鸭儿” 吃粽子喝肉汤 下河去看“咚当”

□李衡之

端午节，祭屈原，吃粽子，划龙船。重庆曾有民谣：“端午节，穿戴光，陈艾菖蒲挂门坊。吃粽子，喝肉汤，脑壳搽点雄黄，下河去看‘咚当’。”

“咚当”就是划龙船。龙船上挂有铜锣，不停地敲打，以协调划手的动作。敲打铜锣，铜锣就会“咚当”“咚当”响，于是就用来指称划龙船。

1 长江嘉陵江划龙船规矩不同

重庆两江环绕，早年每到端午，码头上都要组织划龙船。

农历五月，江边的沙滩还没被淹，水也不太急。龙船赛一般都是分地区进行的，在嘉陵江里比拼，一般都比顺流，最长的距离是从大竹林划到唐家沱，比的是耐力；在长江里比拼，一般是比横江。长江水流急，一口气划过上千米江面，没好体力是不行的。不管怎样比拼，沿江两岸各个码头都可以派队前去参加，甚至江津、泸州、宜宾也派代表队来争夺。

龙船不是一般的木船，比过河船窄，也更长，远看像只独木舟。因为窄，每舱只能容纳两名划手并排坐下。船体长，在嘉陵江里划，是十八舱三十六人；在长江里划，是二十舱四十人。船头装上龙头，船尾挂出长尾巴旗。各个码头的龙头形状和色彩都不同，划手们穿的衣服也要依龙头和龙尾的颜色来定。于是就有不同的称呼，朝天门的叫“老白龙”，东水门的叫“黄辣丁”，海棠溪的叫“乌鸭儿”，寸滩的叫“老黄龙”，还有什么“红樱桃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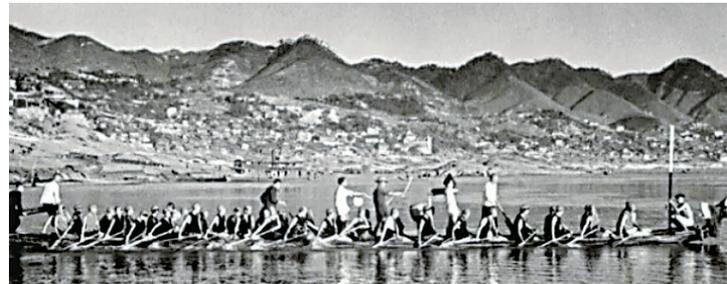
每年农历三月，各码头都要挂出长尾巴旗，开始修理龙船。龙船打磨，是用桐油、石灰加竹麻清漆，然后将不装龙头龙尾的“丁头船”推下水试航。四月中旬则要祭龙头，把龙头装上龙船开始正式操练。四月底前后，就要出行拜码头，约好比赛时间，决定比赛的相关事宜。如果哪个码头拒绝，就会遭到“踏屑”（重庆话贬低），码头上的人就没有了面子。只有朝天门码头凭着自己的地位，才可以不参加比赛。

2 炮手在关键时刻要放炮助力

五月初五端午节，正式比赛。比赛开始前，船桨都要竖起来，不准下水。一声哨响，全船一齐行动，在“咚当”“咚当”的锣鼓声中，一起呐喊，吼着“嗨嗨”使劲划。划龙船主要靠体力和耐力，也靠划手动作的协调。为了协调，船头有一个打锣的和一个敲鼓的，还有一个拿着棍棍或小旗的，那是龙船的指挥。指挥舞动一下棍棍或小旗，锣鼓就敲一下，划手们就划一下。随着比赛的进展，棍棍或小旗越舞越急，龙船也就越划越快。船尾还有两个掌舵的，比赛时如果不需要转弯，就要将舵梢翘起来，以免增加阻力。最后头还有一个炮手，在比赛最紧张时，或在水流最急处，就要放火统铁炮，利用火炮的后坐力助推龙船前进。龙船的快慢全靠划手的体力，划手都是码头上的船夫、纤夫和搬运工，水



端午节的龙船赛



1941年5月，重庆城嘉陵江龙船赛预演。

红泥怀抱咸鸭蛋

□周鹤虹

时近端午，让我倍加思念家乡外婆用红泥做的咸鸭蛋。家乡在长沙宁乡，起伏的小山丘，翠绿的林木下覆盖着红色土壤。山下，河网密布，水田交织，那是一片非常适合养鸭子的地方。养鸭人用竹子搭建一个可扛着走的移动鸭棚，可遮风挡雨，视野很好，也可随时观察鸭群去向。鸭棚里可睡一两个人，有基本生活用品。随着鸭群的移动、天气变化和河水涨落，鸭棚可随时调整方向和移动位置。

老家附近靠近灰汤温泉，在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水分滋养下，鸭子的肉质非常好，清朝时曾是朝廷的贡鸭。鸭子在河里或收完稻谷的田间，吃着丰富的小鱼小虾和草籽果实，因此鸭蛋品质也非常好，个头大、蛋黄紧实，有诱人的橙黄色。

小时候去河边玩耍，遇到成群的鸭子，会调皮地跟在后面追赶。鸭子奔跑着急时，肚子里的鸭蛋夹不住就会滚落下来。有的蛋壳还没有硬化，捡到后，撕开一道口子，吸溜一声就吞下肚去。当然，也常会因此被养鸭人追打。

新鲜鸭蛋有一股特殊的腥味，乡人一般拿来做成蛋。外婆做的咸蛋总让我念念不忘。她用的是最传统的古法制作，往往需要两个月时间。每年三四月，是鸭子下蛋的黄金时期，她把一个个天青色蛋壳的鸭蛋仔细清洗，放置晾干。然后让我和弟弟到山上去挖干净的红土。湖南丘陵山地，是红艳艳的红壤。我们扛着锄头，背着簸箕，蹚过小河，翻过田埂，到人迹罕至的山窝窝找寻鲜红色的红土。

红壤背回家后，外婆将红土敲碎，拌上研磨好的井盐，加水混合成稀泥状。只有合适的盐分比例和适当的水分，才能让红泥里的盐分缓慢并充分渗透到鸭蛋里去。把鸭蛋一层层摆放在土陶坛内，将混合着井盐的泥浆倒入，洁白如玉的鸭蛋便慢慢被淹没了。之后，外婆会把土陶坛小心翼翼地放到阴凉的床下。

时间像一条文静的河流，缓缓从身边流过。陶罐里的鸭蛋在盐水和红泥的怀抱里，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仿佛遗忘了，又仿佛时刻惦记着，于是到端午了，到吃咸鸭蛋最好的时节了。

外婆小心地从床下把土陶坛搬出来，在泥浆里摸索着一个个咸鸭蛋，清洗干净后，放在锅里煮熟。再将鸭蛋切成八块，一片片的环形摆放在白色瓷盘里。切出来的鸭蛋，如同一朵盛开的鲜艳花朵。蛋黄晶莹透亮，翻着橙红色的细砂，流淌着诱人的油脂。此时若对着阳光，可看到半透明从蛋黄中流出来的红油，流淌在洁白细腻的蛋白上，更加释放出让人难以抵抗的舌尖诱惑。

拿起一片，先细细品尝中间的蛋黄，有一股独特的特别诱人的香气。再把蛋黄、蛋白一起混合在口中，蛋黄的沙软、蛋白的Q弹，混合着独特的香气，在嘴里产生了奇妙的反应：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美食诱惑。

每年端午，我都怀念那些静静放置在床下土陶坛里，被红泥拥抱着的咸鸭蛋；怀念和弟弟一起赶鸭子，翻山越岭背红土的童年；怀念那个忙忙碌碌、会做各种奇妙美食的外婆；怀念那山水纵横、稻花飘香的故乡。如今，外婆早已作隔世之别，这份浓浓的思念也像咸鸭蛋一样，成了遥不可及的感伤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嘉陵江上龙船赛的划手们

性好，力气大，耐力强。

急速冲刺，炮声隆隆，船在浪花里奋勇前奔，那才是龙船比赛的高潮。不过，当年的龙船比赛并不过分讲究谁输谁赢，比赛时两船相差较远才确定谁输谁赢，不服输的还可以要求重来，甚至可以比上三次。比赛完了，指挥用缓慢的声调喊着：“嗨嗨，嗨嗨！”龙船各自归队，划手们上岸休息，吃耙耙，吃粽子。赢了的话则论功行赏，给划手发红包，划手们还可以喝喜酒。

龙船赛完了，还要抢鸭子。先将鸭子羽毛涂成红色，灌了烧酒，丢进水里。鸭子“嘎嘎”乱叫乱扑，划手们一个个钻“没头”（潜水），跳进河里，奋力捕捉鸭子。谁捉到，鸭子就归谁，岸上的人还要为优胜者放火炮。

抢鸭子本就图个好耍，抢的人多了，难免发生纠纷。有人鸭子没抢到，反倒被别人“抢”了水；有的人抢到了，又被别人夺走，于是互不相让，就要打架斗殴。重庆人爱热闹，围观的人反而鼓掌叫好。

3 嘉陵江水上大游行热闹非凡

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，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，市政府年年都要举办龙船赛，规模之大，场面之宏伟，不是过去能相比的，也不是如今一些区县或企业的龙船赛能比的，甚至超过岳阳、九江、乐山的龙船节或龙船赛。哪怕是三年困难时期，龙船比赛也没有中断，直到“四清”运动开始才停止了。

因为规模大，只能在嘉陵江里进行。农历五月，嘉陵江江面上涨，江北廖家台外面那一大片沙滩被全部淹没，江面特别宽，水又不太急，正适宜划龙船。有一年逢长江发洪水，堵了嘉陵江水道，嘉陵江变得碧绿碧绿的，像一个巨大的湖，龙船比赛就更有韵味了。

清晨，一艘艘龙船从朝天门出发，划到大溪沟刘家台一带集中。朝天门还扯起几幅大标语，由氢气球拉起，悬在空中，节日气氛浓厚。沿江两岸早挤满了围观的人群，七八十岁的老头、老太也顶着烈日守在河边看热闹。那时，笔者正读小学，端午节不放假，所幸只上半天课，一放学便往河边跑，连午饭也顾不上吃。

龙船赛前，是大规模的水上游行。游行大约从下午一点开始，最前面是巨幅毛主席画像，由几个游泳健儿托扶着在水上前进；然后是红旗方队，领队吹着口哨，整整齐齐，一人举一面红旗，红旗在江风中猎猎招展。没有好水性，要举起红旗和保持队形，肯定不行；然后是一排排巨幅标语，也由游泳健儿托扶着，顺江而下。前队到了朝天门，后队还在大溪沟；队伍的最后是游泳健儿，不知有多少人，一个方队接一个方队游过去。游行队伍终于走完了，接着是拖轮表演。一艘小小的拖轮，拖着一长串大大小小的柏木船，从朝天门那边开过来，头已经到了黄花园，尾还在千厮门。

龙船赛终于开始了。每四条龙船一排，色彩各异，从大溪沟出发，向朝天门划过来。龙头活灵活现，有的还吊着长长的胡须，垂在水面。船头是指挥，身子一弓一翘，敲着铜锣，指挥全船水手齐心协力使劲划。船尾是舵手，时不时放一炮。炮一放，船便向前猛地一窜。满江都是龙船，满江都是放炮后的硝烟，飘飘荡荡。两岸人山人海，人最多的地方是江边，城墙边、屋顶上也挤满了人。龙船一排排划过去，人群的欢呼浪潮也一浪接一浪卷起来。

成百上千的龙船划过去后，江面顿时一片静谧。这时，从朝天门方向箭一般飞来一艘快艇，在宽阔的江面划一个大马鞍形圈圈，又驶向朝天门。然后再来一次。那是“水上飞机”表演，比龙船赛还吸引人。

（作者系资深民俗作家）

